# 鹿鼎记之建宁公主

话说康熙封韦小宝做钦差大臣，送公主出嫁到云南。

这一日到了郑州，盛宴散后，建宁公主又把韦小宝召去闲谈。韦小宝怕公主拳打脚，每次均要钱老本和马彦超

随伴在侧，不论公主求恳也好，发怒也好，决不遣开两人单独和她相对。三人来到公主卧室外的小厅。其时正当盛

暑，公主穿着薄罗衫子，两名官女手执团扇，在她身后拔扇。公主脸上红扑扑地，嘴唇上渗出一滴滴细微汗珠，容

色甚是娇艳，韦小宝心想：「公主虽不及我老婆美貌，也算是一等一的人才了。吴应熊这小子娶得她，当真艳福不

浅。」

公主侧头微笑，问道：「小桂子，你热不热？」韦小宝道：「还好。」公主道：「你不热，为什么额头这许多

汗？」韦小宝笑着伸袖子抹了抹汗。一名宫女捧进一只五彩大瓦缸来，说道：「启禀公主，这是孟府供奉的冰镇酸

梅汤，请公主消暑消渴。」公主喜道：「好，装一碗我尝尝。」一名宫女取过一只碎瓷青花碗，斟了酸梅汤，捧到

公主面前。公主取匙羹喝了几口，吁了口气，说道：「难为他小小郑州府，也藏得有冰。」酸梅汤中清甜的桂花香

气弥漫室中，小小冰块和匙羹撞击之声，韦小宝和钱马二人不禁垂涎欲滴。公主道：「大家热得很了，每人斟一大

碗给他们。」韦小宝和钱马二人谢了，冰冷的酸梅汤喝入口中，凉气直透胸臆，说不出的畅快。片刻之间，三人都

喝得干干净净。

公主道：「这样大热天赶路，也真免受的。打从明儿起，咱们每天只行四十里，一早动身，太阳出来了便停下

休息。」韦小宝道：「公主体贴下人，大家都感恩德，就只怕时日耽搁久了。」公主笑道：「怕什么？我不急，你

倒着急？让吴应熊这小子等好了。」韦小宝微笑，正待答话，忽觉脑中一晕，身子晃了晃。公主问道：「怎样？热

得中了暑么？」韦小宝道：「怕……怕是刚才酒喝多了。公主殿下，奴才告辞了。」公主道：「酒喝多了？那么每

人再喝一碗酸梅汤醒酒。」韦小宝道：「多……多谢。」宫女又斟了三碗酸梅汤来。钱马二人也感头晕眩，当即大

口喝完，突然间两人摇晃几下，都倒了下来。韦小宝一惊，只觉眼前金星乱冒，一碗酸梅汤只喝得一口，已尽数泼

在身上，转眼间便人事不知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昏昏沉沉中似乎大雨淋头，侍欲睁眼，又是一场大雨淋了下来，过得片刻，脑子稍觉清

醒，只觉身上冰凉，忽听得格的一笑，睁开眼睛，只见公主笑嘻嘻的望着自己。韦小宝「啊」的一声，发觉自己躺

在地下，忙想支撑起身，哪知手足都已被绑住，大吃一惊，挣扎几下，竟丝毫动弹不得。但见自己已移身在公主卧

房之中，全身湿淋淋的都是水，突然之间，发觉身上衣服已被脱得精光，赤条条一丝不挂，这一下更是吓得昏天黑

地，叫道：「怎么啦？」烛光下见房中只公主一人，众宫女和钱马二人都已不知去向，惊道：「我……我……」公

主道：「你……你……你怎么啦？竟敢对我如此无礼？」韦小宝道：「他们呢？」公主俏脸一沉，道：「你两个从

人，我瞧着惹厌，早已砍了他们脑袋。」韦小宝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但想公主行事不可以常理测度，钱马二人真的

给她杀了，也不希奇。一转念间，已猜到酸梅汤中给她作了手脚，问道：「酸梅汤中有蒙汗药？」

公主嘻嘻一笑，道：「你真聪明，就可惜聪明得迟了些。」韦小宝道：「这蒙汗药……你向侍卫们要来的？」

自己释放吴立身等人之时，曾向侍卫要蒙汗药。后来这包蒙汗药在迷倒桑结等喇嘛时用完了，这次回京，立即又要

张康年再找一大包来，放在行囊之中，「匕首、宝衣、蒙汗药」，乃小白龙韦小宝攻守兼备的三大法宝。公主笑道

：「你什么都知道，就不知道酸梅汤中有蒙汗药。」韦小宝道：「公主比奴才聪明百倍，公主要摆布我，奴才缚手

缚脚，毫无办法。」口头敷衍，心下筹思脱身之策。公主冷笑道：「你贼眼骨溜溜的乱转，打什么鬼主意啊。」提

起他那匕首扬了扬，道：「你只消叫一声，我就在你肚上戳上十八个窟窿。你说那时候你是死太监呢，还是活太监？」

韦小宝眼见匕首刃上寒光一闪一闪，心想：「这死丫头，瘟丫头，行事无法无天，这把匕首随便在我身上什么

地方轻轻一划，老子非归位不可，只有先吓得她不敢杀我，再行想法脱身。」说道：「那时候哪，我既不是死太监，

也不是活太监，变成了吸血鬼，毒僵尸。」公主提起脚来，在他肚子上重重一踹，骂道：「死小鬼，你又想吓我！」

韦小宝痛得「啊」的一声大叫。公主骂道：「死小鬼，没踏出来，好痛吗？喂，你猜猜看，我踏得你几脚，肚肠就

出来了？猜中了，就放你。」韦小宝道：「奴才一给人绑住，脑子就笨得很了，什么事也猜不中。」公主道：「你

猜不中，我就来试。一脚，二脚，三脚！」数一下，伸足在他肚子踹一脚。韦小宝道：「不行，不行，你再踏得几

脚，我肚子里的臭屎要给踏出来了。」公主吓了一跳，便不敢再踏，心想踏出肚肠来不打紧，踏出屎来，那可臭气

冲天，再也不好玩了。韦小宝道：「好公主，求求你快放了我，小桂子听你吩咐，跟你比武打架。」公主摇头道：

「我不爱打架，我爱打人！」刷的一声，从床褥下抽出一条鞭子来，拍拍拍拍，在韦小宝精光皮肤上连抽了十几下，

登时血痕斑斑。

公主一见到血，不由得眉花眼笑，俯下身去，伸手轻轻摸摸他的伤痕。韦小宝只痛得全身犹似火炙，央求道：

「好公主，今天打得够了，我可没有得罪你啊。」公主突然发怒，一脚踢在他鼻子上，登时鼻血长流，说道：「你

没得罪我？皇帝哥哥要我去嫁吴应熊这小子，全是你的鬼主意。」韦小宝道：「不，不。这是皇上自己的圣断，跟

我可没干系。」公主怒道：「你还赖呢？太后向来疼我的，为什么我远嫁云南，太后也不作声？甚至我向太后辞行，

太后也是不理不睬，她……她可是我的亲娘哪！」说着掩面哭了起来。韦小宝心道：「太后早就掉了包，老婊子已

掉成了真太后，她恨你入骨，自然不来睬你。不臭骂你一顿，已客气得很了。这个秘密，可不能说。」公主哭了一

会，恨恨的道：「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说着在他身上乱踢。

韦小宝灵机一动，说道：「公主，你不肯嫁吴应熊，何不早说？我自有办法。」公主睁眼道：「骗人，你有什

么法子？这是皇帝哥哥的旨意，谁也不能违抗的。」韦小宝道：「人人都不能违抗皇上的旨意，那是不错，可是有

一个家伙，连皇上也拿他没法子。」公主奇道：「那是谁？」韦小宝道：「阎罗王！」公主尚未明白，问道：「阎

罗王又怎么啦？」韦小宝道：「阎罗王来帮忙，把吴应熊这小子捉了去，你就嫁不成了。」公主一怔道：「哪有这

么巧法？吴应熊偏偏就会这时候死了？」韦小宝笑道：「他不去见阎罗王，咱们送他去见便是。」公主道：「你说

把他害死？」韦小宝摇头道：「不是害死，有些人忽然不明不白的死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公主向他瞪视

半晌，突然叫道：「你叫我谋杀亲夫？不成！你说吴应熊这小子俊得不得了，天下的姑娘人人都想嫁他。你如害死

了他，我可不能跟你干休。」说着提起鞭子，在他身上一顿抽击。韦小宝痛得大声叫嚷。公主笑道：「很痛吗？越

痛越有趣！不过你叫得太响，给外面的人听见了，可有大英雄气概。」韦小宝道：「我不是英雄，我是狗熊。」公

主骂道：「操你妈！原来你是狗熊。」

这位金枝宝叶的天潢贵裔突然说出如此粗俗的话来，韦小宝道：「小贼，你装死？我在你肚子上戳三刀，如果

你真的死了，就不会动。」韦小宝心想这件事可试不得，急忙扭动挣扎。公主哈哈大笑，提起鞭子又打，皮鞭抽在

他精光的肌肉上，劈劈拍拍，声音清脆。她打了十几鞭，丢下鞭子，笑嘻嘻的道：「诸葛亮又要火烧藤甲兵了。」

韦小宝大急：「今日遇上这女疯子，老子祖宗十八代都作了孽。」只听公主自言自语：「藤甲兵身上没了藤甲，不

大容易烧得着，得浇上些油才行。」说着转身出门，想是去找油。

韦小宝拚命挣扎，但手足上的绳索绑得甚紧，却哪里挣扎得脱，情急之际，忽然想起老子倘若学到了一身高强

内功，双手双脚只须轻轻这么一迸，绳索立时断开，还怕什么鬼丫头来火烧藤甲兵？」正在怨天尤人之际，忽听得

窗外有人低声说话：」快进去救他出来。「正是九难美貌尼姑师父。

这句话一入耳，韦小宝喜得便想跳了起来。又听得阿珂的声音说道：」他……他没穿衣服，不能救啊！「韦小

宝大怒，心中大骂：」死丫头，我不穿衣服，为什么不能救，难道定要穿了衣服，才能救么？你不救老公，就是谋

杀亲夫。自己做小寡妇，好开心么？」只听九难道：」你闭着眼睛，去割断他手脚的绳索，不就成了？」阿珂道：」

不成啊。我闭着眼睛，瞧不见，倘若……倘若碰到他身子，那怎么办？师父，还是你去救他罢。「九难怒道：」我

是出家人，怎能做这种事？」她二人扮作宫女，以黄粉涂去脸上丽色，平时生怕公主起疑盘问，只和粗使宫女混在

一起，从不见公主之面。这一晚窗外察看，见到韦小宝剥光了衣衫绑着，给公主狠狠鞭打。

窗外九难师徒商议未决，建宁公主又已回进室来，笑嘻嘻的道：」你自己说，不是英雄，是狗熊，狗熊油怎生

模样，我倒没见过。你见过没有？」说着拿着桌上烛台，将烛火去烧韦小宝胸口肌肤。韦小宝剧痛之下，身子向后

急缩。公主左手揪住他头发，不让他移动，右手继续用烛火烧他肌肤，片刻之间，已发出焦臭。九难大惊，当即推

开窗户，提起阿珂投入房中，喝道：」快救人！「。

阿珂给师父投入房中，全身光溜溜的韦小宝赫然便在眼前，欲待不看。公主惊叫：」什么人？」伸左手挡格，

右手一晃，阿珂接连出招，公主如何是她对手？喀喀两声响，右臂和左腿被扭脱了关节，倒在床边。阿珂怒道：」

都是你不好「突然」啊「的一声，哭了出来，心中无限委屈抓起地下匕首，割断韦小宝手上绑住的绳索，掷下匕首，

立即跳出窗去。

卧房中闹得天翻地覆，房外宫女太监们早已听见。但他们事先曾受公主叮嘱，不论房中发出什么古怪声音，不

奉召唤，谁也不得入内。这位公主自幼便爱胡闹，大家许多年来早已惯了。韦小宝听得美貌尼姑师父和阿珂已然远

去，反身关上了窗，骂道：」臭小娘，向她身上踢了两脚，抓住她双手反到背后，扯下她一片裙子，将她双手绑住

了。公主手足上关节被扭脱了骱，已痛得满头大汗，哪里还能反抗？韦小宝抓住她胸口衣衫，用力一扯，嗤的一声

响，衣衫登时撕裂，她所穿的罗衫本薄，这一撕之下，露出胸口的一片雪白肌肤。韦小宝心中恨极，骂道：「臭小

娘，咱们眼前报，还得快。」公主受痛，「啊」的一声。韦小宝道：「是了，让你也尝尝我臭袜子的滋味。」俯身

拾起袜子，便要往她口中塞去。公主忽然柔声道：「桂贝勒，你不用塞袜子，我不叫便是。」

「桂贝勒」三字一入耳，韦小宝登时不由得心中一阵荡漾。只听得她又柔声道：「桂贝勒，你就饶了奴才罢。」

韦小宝道：「不狠狠打你一顿，也难消我心头之恨。」放下烛台，提起鞭子便往她身上抽去。公主轻声呼叫：「哎

唷，哎唷！」媚眼如丝，樱唇含笑，竟似说不出的舒服受用。韦小宝骂道：「贱货，好开心吗？」公主柔声道：「

我……奴才是贱货，请桂贝勒再打重些！哎唷！」韦小宝鞭子一抛，道：「我偏偏不打了！」问道：「我的衣服呢？」

公主道：「求求你，给我接上了骱罢，让……奴才来服侍桂贝勒穿衣。」韦小宝心想：「这贱货虽然古怪，但皇上

派我送她去云南，总不成杀了她。」骂道：「操你奶奶，你这臭小娘。」心道：「你妈妈是老婊子，老子没胃口。

拿起她手臂，对准了骱骨用力两下一凑，他不会接骨之术，接了好几下才接上，公主只痛得」哎唷，哎唷「的

呼叫不止。待替她接续腿骨上关节时，公主伏在他背上，两人赤裸的肌肤相触，韦小宝只觉唇干舌燥，心中如有火

烧，说道：」你给我坐好些！这样搞法，老子可要把你当老婆了。「公主昵声道：」我正要你拿我当作老婆。「手

臂紧紧搂住了他。

韦小宝轻轻一挣，想推开她，公主扳过他身子，向他唇上吻去。韦小宝登时头晕眼花，此后飘飘荡荡，便如置

云雾之中，浑不知身在何处。

两人谁也不说话，其实也不想说，只有一个又一个深深的，热烈的，急雨般的吻。

这时公主的小手，缓缓地一个一个地在解自己的衣扣，韦小宝也配合她赶快脱下，脱光，赤身裸体，一丝不挂。

四只颤抖的手是那样的笨拙，不听使唤，这更激起了他们那动荡的情潮。

粉红小袄，内衣都松开了钮扣，韦小宝双手一分，全部的衣服一下敞开了，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张粉嫩、高耸，

丰满的双乳，猩红的乳罩，褐红的乳头，支支楞楞地来回弹跳着，仿佛在向他招手。他激动得如痴如醉，他望着她

的灼灼发亮的眼睛，她那柔软湿润的红唇，她那灸热急促的娇喘，她那丰满滚烫的身躯，好似化成了一阵阵烈火，

一阵急速涌来的潮水，汹涌迅速，令人心花怒放、热血沸腾。

公主感到心里像有一团火在滚动，她只是急切地等待着，那幸福时刻的来临。

韦小宝好猛一扎头一只手托着乳房，一下叨住了这只红嫩的乳头，拼命地吸吮着；另一只手在另一只乳房上揉

弄起来，俩只乳房来回地倒替着。

」啊！太美了……太舒服了……「她只是本能地挣扎了几下，就像撒娇的羊羔偎在母亲的怀里，紧紧贴着他，

她的两只小手在他的头发上，胡乱地抓弄着。

一阵强烈的身心刺激，震撼着她整个肌肤，她全身颤抖了，春潮泛滥了，似江河的狂澜，似湖海的巨浪，撞击

着她曲芳心，拍打着她的神经，冲斥着她的血管，撩拨她成熟至极的性感部位。使得自已的下身，一片湿潮。她挥

动着玉臂，两只小手颤颤微微地在摸索着什么，从他的头部向下滑落，触到他的胸部、腹部，接着又向他的双腿之

间伸去，但是，太遗憾了，她的胳膊太短了，伸不到他那神秘的禁区。一种急燥的情绪，占有的欲望和淫荡的渴求，

促使着她，强迫着她那一双小手，迅速地伸向自己的腹部，哆哆嗦嗦地去解开那大红的丝绸腰带。

韦小宝还在贪婪地吸吮着。

公主终于解开了自己的腰带，一把抓住了韦小宝的右手，伸入了她的内裤，死死按住那没有经过市面的小丘上，

然后，微闭杏眼，等待着那即渴望又可怕的一瞬。

然而韦小宝并没有立即行事，而是起身跨入了她的双腿之间，将青缎面裤，从腰际一抹到底。她急切地的曲腿

退出了裤筒，又一蹬腿将裤子踢到了一边。

韦小宝，伏身一看，只见那光闪闪、亮晶晶的淫液，已经将整个的三角地带模糊一片，黄色而弯曲的穴毛，闪

烁着点点的露珠，高耸而凸起的小丘上，好像下了一场春雨，温暖而潮湿，两片肥大而外翻的穴唇，鲜嫩透亮，阴

蒂饱满圆实整个地显露在穴唇的外边。还有那粉白的玉腿，丰腴的殿部，无一不在挑逗着他，勾引着他，使他神魂

颠倒，身不由已了。

公主静静地等待。

韦小宝仔细地观察。一股少女的体香加杂着小穴的骚腥，丝丝缕缕地扑进了他的鼻孔。此时此刻他舍不得一下

将肉棒插入，他要尝一尝这熟透的浸着糖汁的蜜桃是什么滋味。

他瞪着血红的眼珠，双手张开十指，按住两片穴唇缓缓地向两侧推开，掰开了阴唇，鲜红鲜红的嫩肉。里面浸

透了汪汪的淫水，他几乎流下了口水，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指挥着他的大脑，支配着他的全身，他不顾一切地向

禁区发起了攻势。那怕是云雨过后，砍头斩首，他也在所不辞了。猛一扎头，那尖舌便开始了无情的扫荡。

先用舌尖，轻轻地刮弄着又凸又涨的小阴蒂，每刮一次公主的全身便抖动一下，随着缓慢的动作，她的娇躯不

停地抽搐着。

」啊……我……的……直打……顿……浑身……痒……的……钻心……「宝贝，别急……慢慢来……他的尖舌

开始向下移动着，在她那大小阴唇的鸿沟里来回上下的舐动着，从下至上，一下一下地滑弄着。他从小在丽春院长

大，虽然没有开苞，但耳闻目睹，手上和嘴上的功夫，已经出神入化了。他的舌尖，那样的稳、准、狠，是那样的

有力、有节。只上下十九个回合，公主就开始了纤腰轻摆，手舞足蹈了。

她只觉得，小穴的鸿沟里，好像发起了强烈的地震，以穴洞为中心，翻天地覆，排山倒海，一排一排的热浪在

翻滚，奔腾，一阵阵的震颤在波及漫延，霎那间，她全身整个地陷入了颠狂的状态。

而就在这凶猛的热浪中，她突然感到小穴里面，开始了骚痒，痒得发酸，痒得发麻，痒的透顶，痒的舒服，痒

得豪爽，痒的醉人，痒的钻心透骨，这是一种特殊的痒，神秘的痒，用人类的言语无法表达的痒，痒得她发出鬼哭

狼嚎般的嘶叫：

」好……好哥哥……韦爵爷……桂贝勒……你……把我小穴……舐得好痒……又麻……又酸……哎呀……痒死

了……快……快……插进去，……止痒……痒……啊……「韦小宝这时抬起头，看着这张小浪穴，只见淫水一股一

股地涌出，顺着穴沟向大腿、肛门不住地流淌。他微微一笑，一咬牙，一扎头，将舌尖一直伸入穴洞深处，他用力

使舌尖挺直，要穴洞里来回的转动起来，他转得是那样的有力、有节，只觉得穴壁，由微微的颤动，变成了不停的

蠕动，又由蠕动变成了紧张的收缩，细长舌尖被它挟得生痛。

随着长舌的深入，她感觉无限的充实，涨满，穴壁的骚痒似乎减弱，不！不是减弱，而是下沉：逐步地向深处

发展，而且，越来越凶，越来越猛……」里……里……边……痒……死……我了……使劲……不……在最……里边

……我受…了……「她扭动着肥白的屁股，她的小穴里充满了淫水，不住顺着他嘴边溢了出来。

韦小宝抬头，看见公主红霞满面，娇喘嘘嘘。浪声四起，腰臀舞动，他也忍无可忍了，接下来该做什么，韦小

宝在丽春院，见的多了，他伸手抓住了红里发紫的大肉棒，对准了穴沟，上下滑动了几下，使肉棒醮满了淫水，才

上下移动着，寻找洞口，对准了洞口，全身往下一压。

」啊——－！「她拼命地一声嘶叫。

别说公主一直犯贱，喜欢被人打，现在欲火焚身，韦小宝才不管她的死活，猛地一压，只听」滋「地一声，大

肉棒一下子，整根插入。韦小宝感觉肉棒插入后，小穴挟得很紧很紧，而且穴壁急剧收缩，好像一下子要把肉棒挤

压出去，韦小宝只得崩紧臀部，压足劲头，使劲的抽送。开始，还有一点紧紧的，过了一会儿，一股淫水流了出来，

抽插顺利多了，韦小宝一阵冲刺。

慢慢的，公主的疼痛感觉消失了，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酸楚和酥麻，而韦小宝这一阵冲刺，又驱赶酸楚和酥

麻，一种燥热和酥痒又重新攫住了她的身心。

肉体的碰击，再加淫液的粘糊，发出了」啪，啪，啪「的水音。

公主禁不住地大声喊叫：」哦，好美，好舒服……啊……喔……「一条香舌伸出嘴外」喔……喔……喔……「

摇晃着头脑，寻找着另一张嘴，两张嘴终于会合了，香舌也顺势伸了进去，贪婪地吸吮着，直吮得舌根生痛。强烈

的刺激，折磨着她，嘴对嘴吸吮，使她感到窒息，涨得满脸通红，才使劲扭头拨出了香舌，便开始了更加猖狂的呐

喊：」啊……韦爵爷……你……你……的……那个……东西……好人……好长……好长……好硬……插得我……我

舒服……极了……真美……美极了……插呀……插吧……哎……唷……「她又是兴奋，又是心爱，又是连连不断的

浪叫：」哼……哼……舒服……太舒服……哎呀……那东西……插得……好深……「韦小宝，十分得意地，越插越

猛，越插越深，越插越快。他知道，只要一次性管够，一切少女都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甜蜜的一瞬。

公主边扭着屁股，两手紧紧地搂住他的身体，牙齿在他的肩上乱咬乱啃。

突然，用力一咬，直咬得汪笑天痛叫起来：」哎呀，……痛……臭婊子……不要咬我……她咯咯地浪笑起来：

「韦爵爷……好哥哥……你真劲……真大……插得我……美死了……太好了……唔……」她拼命用手压住他的屁股，

自己也用力向上迎合，让阴穴紧紧地和肉棒相结合，不让它们之间有一丝丝的空隙。

韦小宝觉得公主的小穴里，一阵阵收缩，只爽得龟头酥痒起来。他不由自主地说：「好……好紧的小穴……太

过瘾了……公主已经美爽得欲仙欲死：」桂贝勒，好哥哥……你那东西太好玩了，太了不起了……我爽快死了……

嗯……嗯……韦爵爷……我……真爱死……你啦……想不到……我这辈子……遇上了你……喔……顶得好深……啊

……公主那淫声浪语的叫床，使韦小宝感到无比的兴奋，无比的自豪，这一个少女的第一次，也是他的第一次，韦

小宝的淫劲越来越大了。

公主已经香汗淋淋，娇喘嘘嘘，但仍不断地嚷叫：「哎呀……韦……爵……爷……往里插点……里边又……痒

开了……好……真准哪……我爽死了。」韦小宝，服从指挥，听从命令，按照她的意志，狠狠地抽插着。

「啊……好……就是那里……好极了……哎哟……妈呀……爽死我了……」公主那狂呼滥喊声，在房间里迂回

震荡。她已经四肢无力，周身瘫软，只有中枢神经在颠狂中震颤，只有兴奋至极的肉棒在欲海中挣扎，只有全身的

血管在惊涛骇浪中奔涌，理智早已不复存在，大脑完全失去作用，向她袭来的只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奇痒。颠狂的顶

峰，使她浪水四溢，淫语不断，挣扎在浪淫的肉搏之中。

「啊……我不行……了，快断气……了，这下……插得真……深……啊……快顶到……心脏……了……啊……

真硬……喔……撑破……肚皮了……的……韦爵爷……手下……留情吧……我……」

在惊人的吼叫之中，淫水如喷泉似地，由肉棒边隙，迸溅而去。

韦小宝只觉得肉棒一阵阵的发涨，龟头一阵阵的发痒，这种痒，顺着精管，不断地向里深入。完全集中在小腹

下端，一种无法忍耐的爽快立刻漫延了全身。又返回肉棒，它猛劲地作着最后的冲刺，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喷犀

而出乳白的精液，与透明的浪水，在不断收缩的穴洞里相会合。

韦小宝把鸡巴拔出来，大量的透明液体夹带着点点鲜红立即从秘道口流了出来，这夺目的色彩，是最珍贵的处

子之血。

失去控制的一对狂人，在极度的兴奋之中，竟在床上翻滚着、翻滚着……直到睡着。【完】